



草原风景线(外二章)

■王猛仁

一朵野花，■着清晨的露水；天边的草原，站在月光的枝头，一边空蒙，一边窥视我青春的踪迹和创造的激情。

我的心情，亦如雨季盛开的太阳，浓郁，猩红，欣悦，晶莹。

站在乌拉盖草原的最高处，静听黄花沟的马嘶与羊咩。

时间，在一天天加厚；相思，在一天天加厚。

我们不会忘记，每天写下的诗行，有一种精神的豁然，开阔在马头琴的旋律里，像飞驰的草原马从未踏足一样，只有流泉的回响和夜莺的鸣唱飞进我的心房……

蓝得发紫的天空，恰似你长长的发辮，天天梳理着，却理不清早出晚归时的频频回眸。

秋天的草原豪放多情，你的裙裾，你的一框一框的思绪，以卑微或者崇高的姿态，在看似柔绵又癫狂的清风里，滋生起诸多苍茫、辽远的心事。

两朵相依的野百合，如同两把遮着的情人伞，遮住一张张温情的容颜，也遮住闪闪而逝的晨光。

我与你以某种植物为媒的散文

诗，开始在午夜的纠结下不住地溯游。这一切，彼此的双眸可以诉说。

都是草原的回声

别以为我没有奢望。

我全部的歌吟与声音，是草原上最后一轮圆月的承诺，涌动着青草一样的风姿和水汪汪的缤纷往事。

含蓄的花朵梦一样娇艳，在这明亮的秋阳下，遮掩着无声无息的秘密。

一杯烈酒或因诗歌引发的风的传言，正好铺满弯弯曲曲的不眠之夜。

没有时间约定的行程，已经酝酿、勾勒了诸多情节，把冥冥中尚未涂抹完的色彩，继续描绘得隐隐约约。

有时，一枚草叶一滴晨露足以让我顿悟。

当舒展褶皱的双翼，震颤月光下的踟躅，我相信，今晚的那一刻，可以在傍晚的星辉里，捕捉到另一幕惊奇与战栗。

在你斑斓巨翼的庇护下，这注定是一个悄然而生动的时刻。

臆想中，那灼烧的目光，恐已绿草遍地，坚挺的叶柄已延伸着午夜里的温情。

在记忆的另一端，在几声归鸟啼过后，这一簇又一簇不知名的野花，在各自的绿丝中，次第绽开藏匿已久的神秘……

牧

在草原，宛如一株挺拔的小植物，每一枚叶片上，都留恋着蝉的鸣啖。

只有当雨水打湿秋天，吹向芍药沟的风不再潇洒地回顾，一段曾经甜蜜的经历，已经在时光的低处微微地醉着。

一种辽远，一对羽翅，一个信马由缰的身影，几乎被我一脚踏破。

总有这样的時候，我把自己看成是草原的一种风景。

当满世界的五颜六色，从我身旁匆匆闪过，诸多往事，会悄悄地躲在时光的暗影里，撩拨着潮湿的眷恋。

譬如青青的牧场，快乐的微笑，细碎的泪滴，以及孤独的星。

在你面前，我的心野辽阔。

目光与月光随时可以触抚。

一些微光，一剪柔荑，甚至一首诗歌，可以在彼此的脸边擦亮。

而从蒙古包中弹奏出的旋律，又自昨夜深深浅浅的醉醺里隐隐传来。

春节的记忆

■何辉



到坟地里请神。坟地里寒风刺骨，枯草摇曳，万分凄凉，点上纸钱，嘴里小声念道：“年到了，老太爷、老太奶、爷爷、奶奶、父亲、母亲，回家过年吧。”而后放上一挂鞭炮。请到家中后，把牌位放在堂屋内靠北墙的方桌中间，随后摆上供品，让长辈们享用。年三十儿晚上，锅里煮熟的第一碗饺子要放在牌位边，让长辈们先吃，以示对长辈的尊重和怀念。所有在家的人，每人都要对着长辈的牌位磕三个头，请求长辈保佑全家平安。然后点燃鞭炮，表示仪式进行完毕。接下来，在世的长辈要给晚辈发压岁钱，晚辈磕头示谢，气氛融洽，阖家欢乐。

走亲戚。大年初一，是儿子回家看父母的日子，回到家里向父母拜年，全家团圆聚餐。三十年前，我还没有成家，提前从周口回到农村老家，那时父母健在。母亲很会蒸馒头，蒸的有小馒头、大馒头，还有枣花。小馒头是用来招待客人的，大馒头是用来送给老人的，枣花是留给姥姥姥爷的。那时的馒头真好吃，满口都是麦香味，现在已吃

不出这种香味了。那时家里还很穷，过年大概只买五斤猪肉，一些用来包饺子，一些用来炒菜，一些蒸成条子肉，每逢招待客人，一碗肉蒸了又蒸，重复上桌，这就是当时最美味的“硬菜”了。大年初二，是夫妻回娘家的日子。骑着自行车或套上马车去走亲戚，一大早就启程。那时的路坑坑洼洼，如果娘家离得较远，有时中午才能到达。大年初三，在老家算是祭日，为了纪念故人，当天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聚在一起，到坟地里摆上供品，磕头、烧纸。随后的日子里，便是走亲访友，叙说家长，亲戚多了，一直走到初七、初八。当时有一句俗语：“亲戚走到初七八，霉馊坏菜烂豆芽。”

春节前夕，又回老家，已今非昔比。虽然现在的生活好了，但再也看不到爷爷、奶奶、父亲和母亲，他们已长眠于天堂。我常常想起父母在世时，我们快快乐乐过春节的点点滴滴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我们姊妹五人，现在只剩三个了。我和二姐、二哥带着子女回老家，看到小河、树林，特别是我走进老家的屋子，看到父母的照片和摆放的遗物，睹物思人，父母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仿佛都在眼前，都在耳边，不由热泪盈眶。

春节记忆，最为思念的是父母，不由说出一首小诗：

春节记忆最久长，
思念感思爹和娘。
而今遇上好时代，
不负时光力跟上。

项城行

■曾广彬

水调歌头

戊戌岁杪，携友欲访张伯驹故居，因时迫未及至，聊记前游，以补憾也。

执竟因何执？痴却为谁痴？深衷都付家国，奇绝一男儿。着意沿街寻访，旧式小楼犹矗，乍睹不胜悲。乱世佳公子，或此弄清词。

敛狂态，悄肃立，黯低眉。缘慳异代，君去太早我来迟。奇宝永藏吾土，珍爱得其所存，至洽更休疑。临别还回望，红日挂柔枝。

题袁项城

才谋早具思纵横，文既无如转从兵。磨得珠圆光泽显，守成羽满翼身轻。大清亡遂平生志，洪宪称扬晚岁名。八十三天春梦了，驭舟岂适逆流行。

■薛顺名

冬临袁府感咏

一

万里江山眼底横，无缘及第入军营。推声敲韵烟村外，布雨兴风朝野中。边塞运筹谋要事，沙场狩猎跨青骢。但惜决策一时谬，古项长留慨叹声。

二

邀游古项绘丹青，梅蕊初开香正浓。袁氏老宅观黛瓦，谷河幽岸沐寒风。曾推变法兴国策，但误垂青称帝名。功过是非凭史论，春花秋月转成空。

三

名门三代居福地，古训传家称望族。十里庄园披锦绣，千间广厦满诗书。中原逐鹿风烟起，深殿弄权谋略出。天地轮回皆过客，空余老柏伴疏竹。

■刘永德

踏莎行·袁府感悟

古柏阴森，行宫幽静，高门深院听前政。贬褒不一尚争论，乡人聊慰称彪炳。

照壁巍峨，墓庐清冷，魂归洹水渔舟横。皆言落叶总归根，何方青冢不繁盛。

鹧鸪天·袁府访感

蛇蟒惊魂降豫东，欲张海口啖骄龙。津门统令才谋显，洋务维新羽翼丰。

复帝制，辱奸雄，一朝踏错满盘空。当年袍冕皆黄土，功过千秋民意中。

■路学文

过袁寨

袁氏故宅处，枭雄当此生。
为图称帝梦，万古臭留名。

■樊葩茵

怀念张伯驹先生

公子生来迥逸群，德才兼具为人民。故宫国宝倾家献，万古千秋仅此人。

游袁寨古民居有感

颍河清浅复悠悠，水陆兼行拜客稠。出入翰林连凤翼，往来朱紫占鳌头。青松繁盛生前院，翠竹清幽傍小楼。时势机缘论且罢，评章风月万诗流。